



静菴集一

~16
2392
1

本一



知
2392
1-4

遺墨

本文
見前



送所之南行

扶時有所歸適幾在陳力
習流慣可人奈如戒善俗
聖主方轉化東丘欲日出歎
效忠行莫此更何得

咫尺一誠母移易 威嚴
大道久寂寞 果議今崢嶸
渾，千丈波黃流 欲掄清
玉澤滯莫下 幾泯無自生
嘗聞古君，歎靡逢君明
維時難再得 為矣嗚不平

慈母保赤子 莫與學中兒
情吾民且有口 我志當先明
濟物固分事 素與學為今
行化宣君能 不最父子身
况大雅曾未聞 何染何由清
君行屬春時 大地養仁初

活由江新流 半葦草生
坡道迥千仞 盡眼中幾
歷多君子 惟心遠無非
意所 和他年潤報政須
憶此句歌 聚散豈端事
分離可堪 情性朴周
期遠况有六載行

南歡同母子 北樂講延英
忠孝難全保 隨居各傾誠
湖人河洛思 君傳 聖志貞
深惟不能詩 又莫好之難
可上書名 只以口言之 尚不敢請
也 昭之未宿儂 蘇同素好

章之詩順之之言豈非一別而
久滿六期朋友相規向妙
無得以法放而依慰想之
警憐之助邪不較拙也
至宿夜之活以擬順之
日歲戒云 靜庵養光

謹復

久想得是
君之欣慰何如前日
遠道之惟佳無長
進之款深之深病
日長以學而午當一息

長德副諸友一
 那巖食冲公多
 痛悼得助能之
 佐而致此款
 惠廟旬謝一
 惟
 若祀

静菴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春賦

詩

奉和恥齋

送順之南行五首

送叔父赴慶源鎮并序

題姜清老灑蘭竹屏八首佚一首

拾遺

送韓恕卿忠赴忠清水營

第二卷

對策

謁聖武策

疏

弘文館請罷昭格署疏

啓辭

司諫院請罷兩司啓三

司諫院論李符等之失啓

辭免弘文館典翰啓

兩司請改正靖國功臣啓四

因不從改正功臣事辭職啓三

書

答安順之書

又

箴

戒心箴并序

墓碣

承政院右副承旨洪公墓碣

供狀

獄中供辭

獄中聯名疏

第三卷

經筵陳啓

檢討官時啓 七

侍讀官時啓 十八

侍講官時啓 四

叅贊官副提學時啓 十五

第四卷

經筵陳啓

叅贊官副提學時啓

復拜副提學時啓 十四

大司憲時啓 四

二拜副提學時啓 七

復拜大司憲時啓 八

元子輔養官時啓 二

拾遺

啓 五

第五卷

筵中記事 四

拾遺

燕

遺墨 本文已見前

第六卷

附錄

語類

第七卷

附錄

行狀

又行狀

墓誌銘

神道碑銘

李滉

洪仁祐

李珥

盧守慎

第八卷

附錄

事實

第九卷

附錄

吏曹請除職啓

經筵請勿遷他職啓

經筵論學啓

伸赦啓

又啓

安瑋

金淨

朴世燾

柳雲

金世弼

仲救疏

鄭 磨

仲寬疏

康惟善

請廢贈啓

竒大升

又啓

前人

又啓

盧守慎

又啓

竒大升

又啓

李 混

請 加廢贈從祀文廟劄

白仁傑

請從祀疏

前人

又疏

前人

又疏

前人

請二賢從祀啓

李 珥

又啓

前人

請四賢從祀疏略

趙 憲

館學儒生請五賢從祀疏略任叔英

第十卷

追 贈官謚時 傳音

謚議

從享 賜祭文

五賢從享文廟後頒教文 李廷龜

孔孟心學對

李滉

竹樹書院祝文

奇大升

竹樹書院祭文

前人

又祭文

鄭述

熙川書院祭文

鄭經世

蘭竹屏跋

鄭縕

又跋

金尚憲

靜菴先生文集目錄終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一

賦

春賦

正德庚午進士會試壯元

序云陰陽錯而四時序春者天之元也四時自春而始四端自仁而發無春序不成無仁端不遂然天無欲而春行四時成人有欲而仁喪端不充故心自竊悲以作賦云

推陰陽之交變兮寓理氣之妙要理乘氣而相感兮元復元而不消紛四時之錯立兮各循序



而昭昭惟春陽之生意兮獨天機之無窮專乾
坤之幽妙兮蘊和氣之融融彼蒼天之寥寥兮
徒付心於和風理不掛於虛無兮賦形象而未
渝羌鼓噓而茁萌兮煥生意之愉愉紛萬物之
林林兮各隨時而成形豈徒天道之有歸兮物
遂性於冥冥茲天心之靡改兮固自然之生生
孰太極之難究兮著兩間兮昭明彼秋風之遂
利兮與夏炎之長亨雖所成之固異兮乃一春
之所為惟茲陽之一動兮發自微而愈彌舉全
體於三春兮邈利貞之在斯嗟人生之所稟兮

與四時而為一豈安排之所致兮天與人其不
錯具四性於初賦兮推自仁而為三括衆善而
無垠兮藹至誠之常涵雖所發之眇綿兮廓四
海之準則或發揮其萬變兮審明立此人極雖
禮義之多端兮資一仁而不忒何牛羊之日牧
兮汨喪仁而發貞泉涓涓而欲達兮被黃流而
不清上襲天之明命兮下慢人之倫紀甘下流
而不悟兮羌衆惡之所委豈細行之不修兮乃
本源之不藏昔顏子於尼父兮問求仁之至方
知四大與五常兮亦由茲而乃昌勤四勿而操

存兮方寸盡無不春與春氣而比和兮化氤氳
而日新春著功於草木兮我事業之彬彬春賦
容於花卉兮我面背之晬盎雖天人之似殊兮
理在仁而靡爽然則春之於天仁之於人同一
春也或常常而不變或冥冥而莫恂茲豈非有
欲與無欲之所由臻也遂作歌曰在天兮春在
人兮仁皆本太極異而同兮識此何人無極翁
兮

詩

奉和恥齋

終南副
中昌壽

生平喜聞善願遊君子側有友若干人為學既
心得嘗念每相隨百世同摸索自機侵迫來一
城猶遠域故人獨山齋朝暮唯對嶽閑忙頓二
跡路杳空我落豈無相戀情叙心無春酌長安
雖萬家無一投我足宦遊苦如斯徇人且強色
真性見一凋恐負前所讀須當解纏去永為吾
性適葵誠嗟太愚顧望終有極但恨素蓄無補
拾應不博

送順之南行五首

順之即安慶順時
為親乞養補求禮

扶時有所歸適幾允陳力習流慣可人奈如我

善俗 聖主方轉化東丘欣日出款款救忠信
莫此更何得天威嚴咫尺一誠毋移易

大道久寂寞異議今崢嶸渾渾千丈波黃流欲
拚清王澤滯莫下殘氓無自生嘗聞古君子歎
靡逢君明維時難再得為君鳴不平

慈母保赤子莫學中兒情吾民且有口我志當
先明濟物固分事素學為今行化宣君能不最
父子弟兄大雅曾未聞汚滌何由清

君行屬春時天地養仁和活油江新流丰茸草
生坡道迥千里盡眼中幾歷多君子惟心遠無

非意所加他年聞報政須憶此日歌

聚散無端事分離可堪情悵杳周期遠况有六
載行南權同母子北樂講延英忠孝難全保隨
居各傾誠湖人問洛息君傳 聖志貞

僕性不能詩又莫好之雖有素者只以口
言而不敢詩也順之來宿儂齋固素數章
之詩順之之意豈非一別而久隔六期朋
友相規迥渺無得以此而欲作慰想之一
事警懈之一助耶不較拙也書其宿夜之
話以擬順之後日箴戒云靜菴養老

送叔父赴慶源鎮

并序○叔父名元紀

朝廷薦叔父鎮慶源以有學也學之名非徒章句文辭而已學知事物之理處得其宜之謂故在朝而格君處藩而宣化無往而不以學源國之址門捍敵之謀農桑之課政化之修皆出鎮帥苟非學者何以當之况關址如源者六不可輕內重外而盡任以君子可以才德表於六者擇一人任之以為觀化其為責重矣然責重者

難副苟一事之小乖于理人皆驚恠莫不失望六亦必不矜服將有譏侮居是責者豈不畏哉叔父有古人之學事事以義姪決知其不然然非上智之資未必事皆合理常常傲畏亦君子之道其不致意歟叔父之志朝夕於帷幄坐使朝廷有道四方以富邊鄙乃安不必親行藩鎮而後可也然古之人或由幄以出自鎮以入一出入丈夫之事而况是命出於表

率之意其視尋常帷幄者何如且戎
狄難化而必以德德非一朝之成所
為盡出於誠無一毫假偽可以感動
其心矣然則學必處物而後益明還
而入幄以益明之學行平昔之志豈
不易哉

世人不究理文武為兩事文既非章句武豈善
射騎武侯在草廬所事明心地朝廷重社門叔
也充其帥野人雖難化稟性非有二聞道服庶
潔是事猶可類德來必來服但念治不治鎮將

闇且悍威武且貪肆遂使昔來格及致城下伺
固知禦戎道不在威與備

題姜清老

蘭竹屏八首

一首佚

人生本自靜清整乃其真穩毓馨香德何殊草
與人

崖懸藟亦倒石阻竹從踈苦節同夷險危香郁
自如

筍生俄蕝葉稚長却成竹觀物做工夫如斯期
進學

嫩質托巖隈孤根依雲壑倩描寫逸懷擬取幽

潛德

南巡飄不返哭帝喪英皇血染成斑竹淚沾漾

碧湘

數竿蒙瞽雨葉葉下垂垂天意雖同潤幽貞恐

卒姜

幽芳誰共賞高節衆同猜所以隱君子孤懷倚

此開

拾遺

送韓恕卿忠赴忠清水營

城闕關山北樓臺瘴海邊歸心迷極浦別淚洒

寒天木落晴江雨秋深古壘烟悠悠投絕域日

暮撫孤絃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一

卷之一

一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對策

謁聖試策 乙亥

王若曰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聖人豈徒言哉其規模設施之
 方必有先定於未行之前者其可指而悉
 言之歟當襄周之末紀綱法度皆已頽圯
 而夫子猶以為三年有成若過三年則其
 治效當如何耶亦有可觀其已行之跡者
 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容議予以寡

德承 祖宗丕基臨政願治于今十年而
紀綱有所未立法度有所未定如此而求
有成之效豈不難哉諸生學孔子者皆有
堯舜君民之志不止於有成而已當今之
時如欲致隆古之治何者為先務其言之
以悉

臣對天與人本乎一而天未嘗無其理於人君
與民本乎一而君未嘗無其道於民故古之聖
人以天地之大兆民之衆為一已而觀其理而
處其道觀之以理故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

處之以道故凝精粗之恆領彞倫之節是以是
是非非善善惡惡無所得逃於吾之心而天下
之事皆得其理天下之物皆得其平此萬化之
所以立治道之所以成也雖然道非心無所依
而立心非誠亦無所賴而行為人主者苟以觀
天理而處其道由其誠而行其事於為國乎何
難恭惟 主上殿下以乾健坤順之德孜孜不
息出治之心既誠為治之道已立猶慮夫紀綱
有所未立法度有所未定其於尊禮先聖之餘
進策臣等于泮宮先之以先聖之事遂及欲復

隆古之治此臣所願陳者敢不罄竭卑懷以塞
清問之萬一臣伏讀 聖策曰孔子曰如有用
我者止未易容議夫一人而至於千萬人不為
不多矣夫一事而至於千萬事不為不煩矣然
而所謂心所謂道者未嘗不一於其間而千萬
人事之雖殊而其道心之所以為一者天本一
理而已故以共天下之道導與我為一之人以
共天下之心感與我為一之心感之而化其心
則天下之心化於吾心之正莫敢不一於正導
之而導於吾道則天下之人善於吾道之大莫

敢不歸於善願吾之道與心誠未誠如何而治
亂分矣夫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夫子之心天地
之心也天地之道萬物之多莫不從此道而遂
天地之心陰陽之感亦莫不由此心而和陰陽
和萬物遂而後無一物不成就於其間而并并
焉有別况夫子導之以本有之道而易得其效
感之以本有之心而易得其驗歟以此而言之
則期月之可三年之成豈徒言而無實哉其規
模設施之方則亦必有先定者何以言之道外
無物心外無事存其心出其道則為仁而至於

天之春而仁育萬物為義而至於天之秋而義
正萬民禮智亦莫不極乎天而仁義禮智之道
立乎天下則為國之規模設施何有加於此耶
嗚呼世有盛衰之殊而道無古今之異當周之
末紀綱法度雖已頽圯而使天之意未厭乎周
德而援夫子之道而行之於邦禮以導其民志
樂以和其民氣政以一其行則政化大舉而天
地將昭焉而祈合陰陽煦草木茂矣且其已行
之跡則雖有三月之治而行者讓路男女異道
之盛義之可稱而此固未始為夫子之大道也

其贊周易也春秋之數事實萬世窮天地之大
法大教而不易之道也夫子雖不得其位於當
世而萬世之所依式而為治者實同堯舜之功
也後世而苟無夫子之教立於天下則堯舜之
道不得傳永於後世而堯舜之治無由而復矣
故善觀事者不觀於顯然之跡而觀於不跡之
跡此所謂過化存神而未易容議者也臣伏讀
聖策曰予以寡德止豈不難哉天下之事未
嘗無本而亦未嘗無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
實易為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

以善論治者必先明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
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恭惟 主上殿下
以至誠之心夙夜不怠唐虞之治何以而致也
唐虞之俗何以而興也民有一有不衣者思所
以溫之一有不善者思所以善之欲躋東方於
泰和之域者于今十年于茲矣紀綱有所未立
法度有所未定豈 聖上求治之心未盡誠而
然也必也未得其本者歟且所謂本者豈非道
乃出治之由心為出治之本而誠亦行道之要
也夫道也者本乎天而依之於人行之於事為

之間以為治國之方也故為國而得其道焉紀
綱未為力立而立於人所不見之間法度未為
力定而定於人所不聞之地若別以為紀綱而
以政事之末而立之別以為法度而以文具之
末而定之則所謂紀綱法度者未嘗有立而所
立反有傷於治國之體矣何者其本未立惟末
之從而末得其道也故古之明王以知千變萬
化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莫不正其心而
出其道也正其心而出其道也故為政而仁得
焉廢物而義得焉事事物物無一不出於道而

父子之倫君臣之分各得其理天之經地之緯亦有所歸焉此堯舜禹執中之道也伏願 殿
下不以政事文具之末為紀綱法度而以一心
之妙為紀綱法度之本使此心之體光明正大
周流通達與天地同其體而大其用則日用政
事之際皆為道之用而紀綱法度不足立而立
矣雖然有其誠而後其心之道立於貞固終見
其成也子思子曰不誠無物誠者所以紀綱之
本之立而無不實者也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
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聖人之心

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始至終無一事之
不實故凡事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而所
行之政無有不實而紀綱有所立而不為苟且
法度有所定而不為文具矣 殿下若以政事
之末為紀綱法度之方以一心之妙至誠之道
反以為迂緩而不勤乎心法則是求水於山而
求木於水也終未見其絲毫之驗矣此紀綱之
大本也大法也若法度之所以粗定紀綱之所
以粗立者未嘗不在乎敬大臣而任其政也君
未嘗獨治而必任大臣而後治道立焉君者如

天而臣者四時也天而自行而無四時之運則萬物不遂君而自任而無大臣之輔則萬化不興焉非徒不興不遂而已天而自行君而自任則大失為天為君之道且既置之以大臣之位而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則上而君不得使臣之道下而臣不得事上之方而君臣之道缺矣故古之聖君賢相必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可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矣伏願 殿下姑以敬大臣而任其政粗立其紀綱粗定其法度以基後日大本之立大

法之行也臣伏讀 聖策曰諸生學孔子者止其言之以悉臣荒蕪末學何足以知之夫子之所以為邦不過曰明道而已所以為學不過曰謹獨而已謹以明道謹獨二事為 殿下獻焉所以治國者道而已所謂道者率性之謂也蓋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禮樂刑政小而制度文為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是乃古今帝王所共由為治而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實未嘗外乎吾心之內循之則國治失之則國亂不可須臾之可離也是以使其此道

之體瞭然於心目之間不敢有須臾之一不明也
然人之情未嘗不慎於顯而忽於微也幽隱之
間乃群臣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微細之事群
臣之所不聞而已所獨知是皆人情之所忽而
以為可以欺天罔人不必謹者也既有是心而
藏伏之久其見於容貌之間發於政事施為之
際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終至於毀政傷化故
古昔帝王既戒懼乎此道而常明不昧而於此
幽隱之中尤致其謹焉必使幾微之際無一毫
邪偽之萌而純乎義理之叢則治國之道盡善

全義此紀綱之所以立法度之所以定也伏願
殿下誠以明道謹獨為治心之要而立其道
於朝廷之上則紀綱不難立而立法度不難定
而定矣然則夫子三月之可三年之成亦無不
在乎是矣臣干冒天威不勝激切之至謹昧死
以對

疏

弘文館請罷昭格署疏

戊寅七月
副提學時

伏以道惟一而德無不明治惟純而國無不理
不一乎道不純乎治則二而闇雜而亂一純二

雜罔不原乎是心故正厥原通微溥顯克一其
居而政化惟純德著而國昌迷厥原熾在沉闕
二三其守而政化乃雜德滅而國亡始雖幾而
順迪所止然操舍靡常君子猶慮其終况不慎
夫心幾事微而渾邪以淪其原乎是以古之明
王順乎天而知微信乎人而知彰履道于一持
治乎純廣運懿德允惇皇政昭明之化屆無不
格陰陽暢群生遂無小邪孽碍於其間遠乎下
表上寡寅恭精一之學下之謨明庄保之識道
不協極政罹于咎率由荒駁遷蒙延惑罔底于

正間有義資之主懋遵其道而惑於異端懋
純其治而或陷於詭說心既昏迷德日頽僻體
道敷化罔有休藏民則莫中下情底違乖戾于
天二氣閉鬱灾沴作而萬物不蕃甚者溺信邪
教諛事敬奉匪神而致誠匪鬼而致祀不惠于
民不孚于天而反祈虛報永命於冥邈無稽之
甚其亦陋矣今昭格之設載敷道教訓民于邪
憲憲趨奉泄泄謬悠邈乎顯顯之義瞭然詭罔
之象實若心邪正之分政治純雜之由上帝喜
怒之幾王政之所可別過者也茲教之奉雖在

問民聰明而作元后者固當明禮眎義克闡大道俾迪正方而用保其極乃反尊崇置司立官以奉述醮以事敬之如當享之神祝禱幽繁陰鬼釀奸是乃后敵無令下民焉式雖其奉若典常表覈于邦昏不燭理而趨好乖張乃黎庶之常難保於薰化矧導之以虛誕之教而驅一世於詭恠之域歟嘻民無常德德于君化其於奉天帥下化民以躬之義為何如耶朝廷寔念是虞志切祛邪意專植正論列在斯動餘旬月始自大臣論極臺諫其在侍從亦陳懇至此一國

臣僚祗新自勉共惟大道拭跂德音而天聰猶邈然棄剛懷柔徊徨顧戀不即勇斷乎感否阻君臣二致而上下各有所德如此而欲其翦大和浸淳風俾百僚亶亶於善顧不難哉帝王所以薦化義俗帥衆而為善者不過循其公論而不奪其情也故攸儆厥心無謂民小敏勇果斷務循物情夫識是非謂之聰察邪正謂之明不能移惑謂之剛確然無矧謂之斷凡此四者皆人主之用不可一日而離者也存之以無爽則其於應事處物儘無混淆並容遲回之病矣

殿下其有是耶且道家之說幽無所證明無所
據衆所洞灼而殿下尚滯膠牢拒必以祖
宗為辭祖宗果信奉而若是歸之則是彰
先祖之過而無禮因循偶存而歸之祖宗是
致累乎先祖而無敬無敬無禮人所不敢在
麗季教化不諒人眼異教踵訛襲認式至今日
政殿下澄滌汚濼之時庸何以遲疑殿下
寅畏天命祇惧丕基孜孜學問進進德業奢華
流蕩之作無滯于志虞夏皇王之道探究體認
允所以抑詭類拔正道者靡不用極而獨此一

事唯蔽聖明將除而復信欲革而還疑大失
乾剛精粹之德臣等猶恐殿下之心其於精
一之功或有所未至也一則直方而守義理之
正精則粹白而弊邪正之分用之於身而道明
施之於事而政善惟左惟右罔有不一之功苟
或未盡邪念潛藏引類暗長群妄抵隙以起衆
偽朋興而集而側媚邪佞之徒又因緣交締則
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臣等政為此懼焉殿
下何惜毅斷以起鬱群情耶人氣鬱則天氣亦
鬱鬱而生戾暢而生和故救災之方暢開群情

以和天心允悖道害政之恨鬱人心者必暢祛
而慰悅之人氣自然和暢天無乖戾之作矣且
天道之原下有違道之事則天用怒乃降災故
應災之道莫若順天理修正道和人心耳臣等
固非故引此為言適乎茲時而實有是理願
殿下潛思默慮焉嗚呼王道不可不一而王政
亦當惟純一而正民志定純而簡民易從天地
之道亦本乎純一而運四時亨萬化無非一氣
是以聖王欽則天道道積于一立政于純應接
施為統貫一理乃克建皇極伏願 殿下學而

明心明而精一毋惑於異端毋陷於詭說克從
一德化民于正則吾道幸甚幸甚

啓辭

司諫院請罷兩司啓一乙亥十一月

言路之通塞最關於國家通則治安塞則亂亡
故人君務廣言路上自公卿百執事下至閭巷
市井之民俾皆得言然無言責則不得自盡故
爰設諫官以主之其所言雖或過當而皆虛懷
優容者恐言路之或塞也近者朴祥金淨等當
求言而進言其言雖若過當不用而已何復罪

之臺諫乃以為非而請罪至發禁府即官而拿致為臺諫者能開言路然後可謂能盡其職也金淨等事宰相雖或請罪臺諫則當赦解以廣言路而反自毀言路大失其職臣今為正言豈敢與失職臺諫同事乎不可相容矣請罷兩司復開言路

司諫院請罷兩司啓二

金淨朴祥等所言之事雖不當矣然其上疏置而不問助言之德彰著矣宰相亦知上不用其言而不論是非臺諫強請罪之陷君於不義以

成拒諫之漸累 聖德於萬世如此之後國家雖有大事豈敢求言乎雖求之誰敢言乎外方草萊之人欲言事者路聞金淨朴祥等事而止治世安有此事其時臺諫尚皆在職臣豈與相容乎

司諫院請罷兩司啓三

臣言無他意也當時在外臺諫雖或相容人之所見不同臣則不相容矣臣之所 啓為言路而然也豈可苟與之同事

司諫院論李祥等之失啓

乙亥十一月

慎氏雖不可復疏中所論亦大有理不可加罪
且臺諫職主言路而反罪言事之人先自閉塞
以成人主拒諫之漸其失大矣請皆罷之

辭免弘文館典翰啓

丁丑八月

小臣有志於學問而不能實用其力故日益空
疎而職任甚重心自內愧私語同僚曰 聖學
高明方有意治理而濫側侍從之列豈可自安
乎當退而力學學問成就然後來仕則必有絲
毫之補矣小臣之意又謂乞補僻郡五六年治
民之暇致意於學術幸蒙不棄收用則治民治

學庶乎兩全而小臣有意未敢仰達前為應教
特超四加心欲辭免逡巡畏懼卒未能焉若於
此品三四年從仕則庶幾諳於國事而一月之
間又為典翰人器不合與前立志大不同矣人
主用人當觀其所為小臣未成人也一朝蒙不
次之恩豈可冒處其地乎

兩司請改正靖 國功臣啓

己卯十月

靖 國功臣已久之事也其初大臣若有遠慮
臺諫若持公論則豈不改正乎錄功時成希顏
以柳子光為經事嘗多使之磨勘故冒濫甚衆

可為痛心予光為子弟計先書三大將子弟而
錄其子弟希顏等六知其陷於術中也成希顏
鋒有大功而無學識朴元宗亦不學者希顏與
柳子光相知故乃以大事委諸奸人識見之小
可知其後雖有奮不顧身欲正國事者而不敢
請改者恐 聖學未臻高明故以為重難耳利
源開張為 國家膏肓之疾人心壹鬱急欲論
改而事有機會故今始重發若不痛塞利源則
利欲人所易陷必有不可忍說之事矣

兩司請改正靖 國功臣啓二

人臣不可自以為功也社稷危如一髮而百姓
謳吟以思真主天命人心自然如此元宗希顏
等雖曰有功若自以為功則非人臣之道也反
正時臣年二十餘矣與友相語曰今若錄功多
濫則必誤國事已而果然

兩司請改正靖 國功臣啓三

自前孰不欲發此論但未知 君上之可恃故
未發耳其在廢朝時柳洵年高位極一不規諫
委靡苟容及其反正乃叅勳籍如金勘具壽永
之類邪媚廢主行如狗彘雖明正典刑可也而

亦參錄切雖一家之事尚可維之以正况國家
正始之道豈可如此乎小國不培養士氣而乃
開利源使朝廷士大夫奔波趨走豈理也哉欺
誣天地何以為治臺諫被罔極之恩坐見國
家之病根其可默默乎雖被罪罰亦欲以身當
之若古昔則君何至如此宰拒臣何至如此不
得其志乎必以其臣不善而無足取信故也士
須見信於君然後乃可出而事君矣如臣無識
安能取信乎每欲退而讀書未能遂意耳

兩司請改正靖 國功臣啓四

臣如此陳邕既不見用又將覲然就職則非徒
有罪於一時亦必貽譏於萬世矣末世臺諫人
君雖重待尚有頽靡之習待之若是則朝廷將
無紀綱矣

因 不從改正功臣事辭職啓十一月十一

意與事乖將失大機固欲翩然引去不復區區
往來措時之念愛君之誠猶有所不忍而累日
徘徊不即便決事君之道深愧於古人

因 不從改正功臣事辭職啓二

禍在顯著者易見而禍在隱微者尤可畏也此

事非如政事之失人人但知有利而不知有仁
義以此成俗將無所不至慮至於此豈不動念
乎

因 不從改正功臣事辭職啓三

士生於世業為學問者冀得展其懷抱有補於
生民耳孟子以亞聖歷聘齊梁豈有他意乎但
欲行其道而已後世士子之事自私而已臣等
面對六七度徒以口舌欲感 君上此特末耳
但君為君道臣為臣道則朝廷清而治道成矣
書

答安順之書

久想得見君書欣慰何如前日之違迨今恨悵
無長進之歎僕亦深病日喪所學而今當憲長
能副諸友之望耶養冲公事深可痛悼得助飲
之佐而致此歟惠扇多謝多謝惟照下

答安順之書

悠悠兩地渴思之際得見手札僉慰僉慰等依
舊從仕京中亦無別消息耳照之興老賻物可
喜可喜餘望撫字心勞以副僉望適論進講之
書未暇了了只此謹答四月晦孝直子剛

子剛
張三

箴

戒心箴 并序

人之於天地稟剛柔以形受健順以
 性氣則四時而心乃四德也故氣之
 大浩然無所不包心之靈妙然無所
 不通况人君一心體天之大天地之
 氣萬物之理皆包在吾心運用之中
 一日之候一物之性其可不順吾度
 使之乖戾邪枉耶然人心有欲所謂

靈妙者沉焉枯於情私不能流通天
 理晦真氣亦否屯彘倫斲而萬物不
 遂况人君聲色臭味之誘日湊於前
 而勢之高亢又易驕歟 聖上是念
 是懼命臣述戒嗚呼至哉臣敢披割
 丹衷冀補萬一

天地絪縕大化惟醇氣通而形理承其真斂括
 方寸萬象彌綸渾然昭晰神用不武充微著顯
 式揭人極擴準四海切躋位育偉哉靈妙於穆
 天通巍巍堯業亦此之衷然體活虛物感無從

情熾紛拏潛移厥志闕然沉昏蕩乎奔駛眇綿
晷刻衆慝恣萃藝倫既斲天壤易位生意隨過
群品不遂自絕速禍癸辛之喪君子是懼動靜
有養敬以內持義以外防惺惺介然視聽有常
祇栗室幽上帝臨赫凜然自守神明肅肅涵濡
勿替循循允修洵洵其澄浩浩其流發揮萬變
卓然嚟日義形於事仁溥於物冲融和粹盎然
兩間嗚呼操舍善惡攸關故聖授受只傳心法
難明者理易流者欲惟精惟一庶存其德願
上體躬戒懼翼翼克非如敵敬端若岳察守惟

密中執屬屬存心太極永保無斁

墓碣

承政院右副承旨洪公墓碣

公諱洞字子淵少志君子儒長究賢人業譽著
里閑稱論秀才遂中成化己丑司馬又擢丁酉
科式達于邦選補藝文檢閱承政院注書操筆
不苟昭善嚴惡後調司憲監察禮曹佐郎校書
校理人咸曰能稱職 成宗試射文武臣公居
第一蓋文武才也出為慶源府判官時牧使某
頗張威賦蕃漢賴公柔惠得舒安至今思慕之

入拜司憲掌令成均司藝司諫院司諫奉常副
正左右通禮掌隸院判決事公貞諒誠慎不負
初心轉弘文館副提學承政院同副承旨每入
侍經帷退私嘆咤曰上志馳外不在學問恐將
敗度以亂我家邦燕山朝也時未荒而後果驗
公之識微類是弘治庚申十一月二十日卒享
年五十有五明年三月葬為人端粹貞白溫而
有峻惠而能介在闈庭也恩和而義正處宗黨
也雍穆而儀表造次秉謙舉止有規度平時少
言寡事不規規於事物不喋喋於是非及莅官

也處事詳諦奉法端審無依違隱忍之患絕交
遊惡名浮人多不知公之德若是而知之者深
嘆服廉靜而有立也噫不亨厥修竟至於斯非
天歟公南陽人曾祖子做戶曹叅判社益生同
知中樞府事考貴海慶尚左道節度使妣閔氏
同知敦寧孝悅之女公娶開國勳漢川府院
君良節公趙溫孫成均司藝諱某女夫人髫而
淑姿順婉令容端明司藝公鍾愛之居常不離
膝及長教戒亦不闕女德夙茂可為良士偶擇
佳壻筭歸于洪氏既為婦奉舅姑備禮養事君

子極和敬睦夫黨致雍穆之義主中饋治女工
克慎克勞用光家道夫人性貞恪而和平高朗
而柔厚慎終始淵靜之德全七十天賦之命為
族婦敬式自古惟艱人有德必有後生三男夫
人教子義方少或溢範疚恨于心諸子用順教
俱為名士士弼學文有聞不幸早歿彥弼侍講
七載而為直提學彥光進士志勤學術正德某
年月日夫人卒葬之同公塋

供狀

獄中供辭

出一卯
黨籍補

臣年三十八士生斯世所恃者君心而已妄料
國家病痛在於利源故欲新國脉於無窮而已
頓無他意

獄中聯名疏

已卯十一月○此疏李廷
馨黃免記事係於冲菴傳

下

臣等俱以狂踈愚戇遭遇 聖朝出入 經幄
得近耿光但恃吾 君聖明展竭愚衷冒犯群
猜只知有 君不計其他欲使吾 君為堯舜
之君茲豈為身謀天日照臨無他邪心臣等罪
固萬死但七類之禍一開將不念後日邦家命

脉耶 天門阻隔無路達懷泯默長辭實所不
忍幸一 許躬問萬死無恨情溢辭感不知所
云

静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